

READING WEEKLY
阅读周刊

儿童文学作品不能娘娘腔

本报讯(记者王波)1月6日,少年儿童出版社发布“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新书《漂过女儿河》、《怪眼岛风暴》、《女儿的河流》、《狼仇》、《远行的鸟群》、《十六岁诗人的远方》。与此同时,“老臣阳光成长小说”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

据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周晴介绍,老臣是国内最早提出“成长小说”概念的作家之一,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等重要奖项。此次推出的6本作品,既有作家的早期代表作,也有近年来的新作。与不少写母爱、亲情等“显得轻一点”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老臣的作品都凝聚着哲思和深刻感情。

“作为江西大地走出的作家,老臣以少年眼光的观察,用关东风情与少年情怀,在作品里写出了北方气韵,也写出了青春年少的力量与阳光。”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发言中这样强调。

曾多次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海飞,对此也深有感触。2007年,他陪同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甘尼等人观看中国孩子表演时,觉得台上的不少男孩有些娘娘腔。他开始反思,“我们的儿童文学是不是‘差’了点什么。”“差就差在儿童文学的重量上,从文学气质上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阳刚之气不足,不少作品显得比较轻。”近5年之后,担任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海飞自己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如今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写与花草草、猫猫狗狗为伴的“小我世界”,也需要描写充满阳刚之气的“小男子汉”成长之重。而老臣的成长小说系列,注重人性的探究,展示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显得沉郁而凝重。既是儿童文学的重量回归,也是儿童文学作品风格一种不可或缺的丰富。

书讯

《老詹的幸福秘诀》出版

山东美术出版社日前出版《老詹的幸福秘诀》,作者詹国枢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该书所收70多篇文章,系作者为《健康时报》所开“养心之道”专栏所撰写。书中很多故事,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总结出的所谓幸福秘诀,也差不多是作者在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后个人的经验教训。(王波)

第四届“我心中的澳门”华文大赛颁奖

百花文艺出版社、澳门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日前颁奖。其中,陈奕纯的《时间的同一个源头》获一等奖。加拿大女作家汪文勤的《致澳门》、香港作家张晓林的《澳门,这座城市其实很温柔》、散文家孤岛的《一扇门开启一座城》获二等奖。此外,《二十三年进澳门》、《孙中山从这里走来》、《解读双重遗忘》等10余篇作品分获三等奖与优秀奖。(岳文)

《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花絮叶茂

日前,根据读者投票评选出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举办颁奖典礼。荣获本届“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是方方的《琴断口》、迟子建的《鬼魅丹青》、孙惠芬的《致无关系》、袁宏东的《养父养母》、徐坤的《通天河》、范小青的《嫁人豪门》、叶广岑的《扶元媒》等。刘庆邦的《人事》、苏童的《香草草》、裘山山的《致爱丽丝》、铁凝的《咳嗽天鹅》、乔叶的《妊娠纹》、韩少功的《怒目金刚》、须一瓜的《红痣》等获“百花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叶兆言的《苏珊的微笑》、张者的《季节河》荣获原创长篇小说奖,罗伟章的《考场》、叶广岑的《小放牛》荣获原创中篇小说奖。

作家叶广岑在获奖感言中表示,“完全根据读者投票结果评选出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是一个干净的奖、纯洁的奖。”(岳文)

民族文学年度奖揭晓

2011“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小说《梧桐》、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的诗歌《神话》等获奖。此外,多篇少数民族文学的原创作品及翻译作品获得年度奖。据介绍,为适应多民族的文化交流需要,《民族文学》将创办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张黎姣)

《裸地》还原乡村原生态

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作家葛水平新作《裸地》。《裸地》是葛水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中国乡村原生态生活进行了真实描摹,以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女人的命运变迁,展示了解放前几十年太行山区的沧桑巨变。(张黎姣)

许子东:其实文学是被人民逼着走的

人物访谈

本报记者 张黎姣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准备为三卷本新作《许子东讲稿》写序时,打开某网站搜索栏,输入自己名字,出来的一连串标题吓了他一跳——《许子东:达芬奇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许子东:卡扎菲搞的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民主》、《许子东:批冯小刚的孙海英真把自己当老干部了》……

网站工作人员用“锵锵三人行”嘉宾许子东的发言做成的标题颇为“耸动”。“有些概括得很准确精辟,也有些并非我的原意。”许子东说。

虽然是电视上的“明星学者”,但许子东坦言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他更愿意谈的还是有关文学的那些事儿。

上世纪80年代,许子东开始在上海做文学评论。“最初,我用19世纪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作品、作家的三角关系,是知人论事的方式。到中国香港、美国以后,受英美现代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的影响,以研究作品为主,是‘断六亲’的研究方法。断作品跟作家、读者、社会的关系,当然它的好处是可以文本细读。”他说。

不同研究方法,也愿意勤勤恳恳做



许子东

本报记者 杨姣摄

学问的许子东拓宽了研究范畴。郁达夫、张爱玲以及“文革”小说、当代小说都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而对当下的文坛,他也颇有看法。

在他眼里,内地文坛和香港文坛的共

性,是纯文学越来越边缘,失去了主流读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参与的能力也在减少。“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王蒙的小说可以成为大众话题,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但现在最好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余华等人的作品不会有那样的影响。”许子东指出,香港文坛同样如此,尽管不乏如西西、刘以鬯等优秀的纯文学作家,但他们远没有李碧华、金庸的影响大。

之所以纯文学被“边缘化”,许子东认为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内地

走向商业化,文学不是走通俗文学的道路,就是回归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文学道路。尽管作家写得很前卫,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中,连地主被杀掉都得到反思,但如果不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它的影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

余世存

儿更愿意花几百万跑到美国去跟巴菲特等人合影,共进午餐,我们的企业家开口闭口都是德鲁克、盖茨、索罗斯、松下……我们的知识分子笔下多是哈耶克、哈贝马斯、哈维尔、斯特劳斯、施密特……我们的市场消费也多是卡耐基人生哲理箴言、罗兰小语、刘墉经典语录……人们就这样迷失其中,乐而忘返,找不到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这样的情形连域外人士都不免惊讶。据说,一位美国学者在一次跟中国学人交流时,郑重指出,你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穷究福柯、哈贝马斯的学说,不如去了解你们自家的宝藏,须知,近代中国并非一穷二白,在思想资源的提供和人生示范上,唐君毅等人的努力不亚于西方的学术同行,而且更切己……

这种守着金饭碗仍要向外讨饭吃的情形,似乎难以改变,即使我们口口声声说读经、尊孔,但在我们跟经典、孔子之间,仍有着深刻的断裂。我们难以理解经典何以救济我们当下,难以理解孔子跟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至今未能全面理解民国人。要打通我们跟自家传统文化的隔膜,回到民国几乎是不二法门。一句话,回到民国是回到自家经典的方便之门。

二

但我们当代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民国是想当然地理解了。即使一个人以为自己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再以为民国是“万恶的旧社会”,甚至不再以为那时“一穷二白”,但在心里仍不免以历史成败论看待民国人物,以当代成功人士心理看待当时的生活。他们以为,民国人在知识、实业、地方建设、乡村实验等方面

亲近自然的一条捷径

青春伴侣

郭沛源

“它随处可见,从最大的海洋到最小的水坑,从最茂密的森林到最干旱的荒漠,从最富饶的沼泽到最高的山峰……它是一个活的银行账户,为人类全部事业和财富提供资本。它是什么?它就是……生物多样性。”

翻开《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手册》的第一页,在“开头的话”中,就能读到上面这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这是一本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读物,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为什么重要,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个星球的生物多样性。

这本书讲述很多好玩的数字和故事。它用提问回答的方式告诉人们,地球上超过150万个物种——“如果你决定举办一个庆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聚会,并想给每个物种发一张请柬,你需要发多少份请柬呢?”而一只雌性东北虎平均需要的领地范围是450平方公里,一只雄性老虎的领地范围是雌性老虎的3-5倍。它还会告诉人们,外来物种的进入,可能会对本地物种造成灾害性的后果,所以从日本引进的美味的小龙虾一旦在水稻田中投放,就会威胁到当地食物链。

作为《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手册》的成果之一,《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手册》的目的,是要把读者从零开始,培养为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初级达人——对动植物、生态系统、栖息地、种群遗传等有基本理解的人;或更进一步成为中级达人——懂得气候、物种的重要性变化和外来物种的危害;甚至最终成为高级达人——理解为什么要理性消费、选择低碳生活。

因此,人们有必要尽快成为生物多样性知识达人。

的努力已经有历史的结论了。即使他们承认民国人的德性、事功、革命,但他们以为那都已经被告别了。

我曾经在北大作“现代中国的实业家”之演讲,以卢作孚等人为例,演绎其人生的丰富性。听众同意,但仍以为他们虽然了不起,活得却累了一些。我也曾问过一些当代富豪,众人眼中的超级成功人士,您觉得您跟民国的企业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富豪朋友想了一想,回答我说,比较起来,我们比他们善于生活,懂得生活。

这种隔膜之深可以想见。甚至我自己虽不同意,但也曾以为然。比如,我感叹当代成功人士的无知时,就觉得当代富豪完全不知道旧上海买办们是多么懂得生活,以及善于生活;完全不知道旧中国的晋商、徽商们是多么懂得生活,以及善于生活。但我没有想到卢作孚、张謇、范旭东这样的救国救民的实业家,我在心里也想当然地把他们当做清教徒了。

实际上,就是这些所谓的“清教徒”,较之买办、晋商徽商们在生活方面也不遑多让,他们也许少的是口腹之欲,或者说他们虽然多不执著于口腹之欲,但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一点儿也不匮乏。固然,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但是,与天地参,高尚其事,这又是何等浩荡的生命乐趣。甚至就享受生活而言,我们当代人的享受也多是难以见光的。诚如中关村的一位企业家所说的,他羡慕比尔·盖茨等西方同行,因为后者可以生活得“那么阳光”。卢作孚的社会园艺家之生活、范旭东的企业王国、张謇的南通实验,等等,确实远比当代成功人士的生活更纯正、更丰富、更阳光。须知,原创力之发扬本来就是最好的生活。甚至说,正是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在纯粹的商人之外,奠定了极为丰富的中国人生实践。他们打破劳资关系的汇通努力,不仅是传统儒家伦理或清教徒式的革命,也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计划之外,开辟了新的道路。

卢作孚们显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远非当下成功人士所能比拟,在当代人的想当然里,卢作孚们的人生是悲剧的,甚至是注定失败的。所谓民国人物被雨打风吹去,这就是结论。这种想当然,仍受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类历史决定论阴影的蛊惑。因此,当代人一定会陷入虚无主义中,并徒然地以现代物质成就的可能性打造出所谓的成功人士神话。

实际上,我们当代社会最大的虚无病症之一即是对所谓成功人士的加冕和羡慕。成功人士成了一个生活确定的目标,成了一个令普通人嫉羨交加的物质消费代

随意翻译

王秀云

我一直不知道马明博从哪里来。这种疑问持续了十几年。事实上,我和他出生于同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铁佛寺,我们几乎同时离开了那片土地;15年前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夫妇到我家吃饭,他给我带了一盒圆珠笔。我们的交往从此开始。后来,我们又在北京不期而遇,我们站在一起,不说话,却感觉很近。可是,想想,我还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真正从心里认可他,是因为他的一篇散文。他写牛从雪地上走过,蹄印是三瓣还是四瓣,和人争论。慢慢地,我知道了他在柏林禅寺有过修行,但我始终觉得,仅有那段岁月不足以启悟他那么多。他一定有别的灵性和思想。然而,那是什么呢?我想不明白。

范围就很有限。”

但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许子东认为,以前内地文学介入主流,也不大正常,是由于政治上高度重视文学,用它做宣传工具,以便解释历史,摆脱阴影,而仗打完后,弓箭就要被挂起来了。但在该宣传幸福生活的时候,主流作家未必能歌颂,只能靠演唱会、通俗文学等直接的形式来完成。而香港区别于内地的是,通俗文学从来都是主流,纯文学很少进入主流意识形态。

如今,通俗文学盛行,有着庞大的读者群和名利收益,然而有趣的是,多数作家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通俗作家、流行作家的标签。“在概念上,大家还是以它为耻的,鲜有作家标榜自己是通俗文学作家,流行文学也像个贬义词。余秋雨的作品很流行,但说他是流行作家他一定不高兴。”许子东说。

在他看来,作家对通俗、流行不认同,导致一个“畸形”的状况:能满足广大人民阅读需求的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几乎跟铁凝、王安忆等纯文学作家以及作协毫不相干,而知识分子不闻不问也不看。这些阅读量很大的文学作品,不管其质量如何,它的文字、情节、流派已非常复杂,把原来定义的文学挤到一个非常小的角落里。

“这应该引起关注。”许子东强调说。他分析了网络文学创作的两种趋势,一种

走的是“鸳鸯蝴蝶派”,许子东称之为“新媒体、旧文化”,许多文学网像民国初年的报纸,尽管媒介是新的,但热衷的是言情小说,形成“网络鸳鸯蝴蝶派”。另一种是从文字上适应新媒体的段子创作。如李承鹏、韩寒,在小说的开头写些段子吸引读者。

“话怎么说会影响说什么,微博等形式的网络写作,会对我们的文字创作、阅读习惯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不过,许子东觉得这不妨碍原来用笔写作的作家。不少人通过网络文学冲击了纯文学的发展忧心忡忡,但许子东总结了十二个字: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其实文学是被人民逼着走的。

他仍看好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这批作家,他们没有太多诱惑,可以静待下来。“据说贾平凹的《古炉》销量不错,这让我对纯文学充满信心,因为《古炉》细节琐碎,可读性较差,跟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但贾平凹写得认真、不媚俗。这样的作品居然仍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追捧,情况比香港好。在香港,这样的作品销量不会超过500册。”

当然,许子东也不掩饰自己对纯文学不满意:“当代文学处在一个缺乏自身动力的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被招安。作者在体制内享受较好的待遇,因此他们不会做很大突破,并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也共同分享胜利成果。当下文坛不如上世纪80年代有生气。”

他认为,“那些纯文学作家是可以写出很深刻的作品的,但问题是这些作家自身动力不大”。他曾给作家朋友出主意,写些“出格”的作品,然而他得到的回应是:“你怎么不写?”



张瑞敏鼎力推荐

卢作孚经历过人生严重的时刻。我曾称卢作孚有一种“利艰贞”的“明夷”智慧:内难而正其志,君子以之,明不可息。这种智慧无论是创业,还是对待危难,都有大功用。当代人要求励志明心的哲理,要求应对个人身心危机或社会危机,不如回到卢作孚去。

据我所知,一如年轻的志愿工作者回到晏阳初那里去,教育工作者回到陶行知那里去,回到卢作孚那里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从学者、作家、退休人员,到影视工作者、规划设计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卢作孚是一座富矿,可以挖掘不尽。卢作孚的言论深入浅出,朴实、明白,又有着势水意味,可以说他的言论是他人生的表达。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微博如此繁荣的时代,每一个体都是“自铸伟辞”的作者;但重温卢作孚的言论,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理、知见和信行。我们当知,跟表态、作秀、炫智、逞才、任性……不同,卢作孚的言论是其圣贤人生的反映,卢作孚及其言论是我们文明史上难得的“时间的玫瑰”。

我个人在成长之路上也从卢作孚那里受益匪浅。现在看到《卢作孚箴言录》问世,拜读之中,再次印证我的想法:卢作孚跟我们并不隔膜。他深通我们平凡人心理,而尽心尽力地鼓励我们个人自立自足,从而推动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这部著作也再次印证我的想法:卢作孚跟传统文化并不隔膜,跟西方文化也不隔膜。他是中西文化结合而产生的现代完人,他是圣贤,又是现代社会自由的典范。我们在这自家文化人物中,可以发现由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唯有惊喜与感恩。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份“迟到的追怀”。较之市面流行的语录、人生箴言,较之成功人士自己都浮躁的言不及义,我敢肯定卢作孚的言行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圣经。因此,我乐意为之饶舌,将我们自家文化中这千古相传的真骨血揭示出来,并与读者共勉。

(注:本文系余世存为《卢作孚箴言录》一书所作序言,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站在路边的那个人

——读《观音的秘密》

有一天,门卫喊我的名字,说有快递,我打开一看,是《观音的秘密》。我愣怔着,心里突然有一点光亮。我懂了马明博,我和他不一样,他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都是路上的人,而他,是站在路边的那个人。他看着我们来往往,我们都是懵懂的,到底谁那条路有时身不由己,而他不,他看着我们去而复返或者去而不返,然后选择了最顺最近的那条路。

《观音的秘密》就是他竖在路边用来指路的一方碑石。

弘佛法,写禅意,自古及今这样的书浩如烟海。绝大部分书本意向向好,却屋宇高置,墙街冷硬,让人敬而远之。马明博站在路边一定看见了,所以他选择了另一种视角,打开窗子,书里面枝叶摇曳,禅韵悠扬。我喜欢他写诗人树才那一段。马明博这段话,让我读懂了树才,也懂了什么叫“缘”。树才与本觉法师相处数日,言语相契,却不问彼此姓名。多年之后,马明博拜访本觉法师,说:“北京的树才让我来看

你。”本觉法师在唇齿间重复着“树才”二字,忽然,他欢喜地“噢”了一声。这“噢”的一声,令人人与佛之间的一切牵念,都有了。

看起来,马明博在答疑解惑。他问,你是否知道菩萨在哪里?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过这种疑问。也有很多人给我们答案,但答案多云绕雾障。马明博却告诉我们,“菩萨就是智慧升级版的你!就是当下能够自我觉醒的你!”他不是在做功课,而是在普及,在祛魅,在还原佛意禅心。

在我看来,马明博好像从来都能做到不沉迷。所以,他能将王菲《传奇》中的“爱情”一词换成“慈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人们,“观音菩萨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如此转换,他就把菩萨从庙堂里请了下来,走到我们中间。马明博找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瓶子,放进个纸条,封了口。在普陀山,他将这个漂流瓶放进了大海。这个心意深厚的漂流瓶,名字就叫《观音的秘密》。